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十回 賽新園巫師釋道 靈通關商客持經

話說本智停著雙劍，聽沙裡淘說名姓，他低頭不語。本智道：「髒物，你便說罷，何故低頭沉思不語？」沙裡淘道：「我的名姓，說了也要說，想了也要說，便是你伶俐聰明、術精藝妙，聽我說出，也要思想。」本智喝一聲道：「說便說罷！我們出家人不想，想便亂了道行。」沙裡淘笑道：「莫騙我，只恐你們想了又想。」本智怒起，把劍就斫去。沙裡淘道：「莫性急，難道我終不說，我說你聽。」

我名那個不深知？走盡乾坤東與西。
有我寒冬如挾纊，歲荒枵腹不能饑。
戲能逆兒成孝子，我能妒婦作良妻，
弟兄有我相和睦，朋友有我不奸欺。
有我安康無疾病，有我憂愁轉笑嘻嘻。
我有雕樑並畫閣，我有牛馬與豬雞；
我有莊田多僕妾，我有林木共山溪；
我有綾羅綢緞錦，我有金石寶珠犀。
說起我名誰不想，尊富榮華無盡期。

本智聽了，「啊」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原來是個虛利阿堵，我本智與你再續兩句。」沙裡淘道：「你怎與我續兩句？」本智道：「君子固窮誰想你，小人貪你反增淒。」他六個人在關前大鬧。沙裡淘也劍法亂了，膽裡生看見，便惡狠狠鼓起胸膛，怒洶洶睜著兩眼，口裡噴出一道煙，肚內切量三穴竅，思量也要執一根棍，去幫助三個弟兄。又見梵志雄赳起模樣，也像要尋敵手似的，乃忖道：「巨寇港巫師輸了與這幾人，特來煩弟兄們報仇，卻又輸了，怎像模樣？」想起救兵，早早去尋賽新園師父來救。膽裡生離關方行了半里，卻好賽新園這道人，正在他十里崗頭五里廟內打坐，猛然想起兩裡霧弟兄，崗中有人傳來關前敵鬥。他便取了幾件法具，走近關前，卻好遇見膽裡生。相見後，一一面敘久闊私情，一面說當關急難。賽新園聽了道：「阿弟休要怕，待我去救。」飛步到關前，只見他六個人轉燈兒相鬥。賽新園袖中忙取出一個小瓶子，往上一擲，只見那瓶變得缸大，把本定當頭罩下。本定措手不及，倒悶在瓶下。道人又將袖子裡綿索一根，往空一擲，那索飛空而下，把本意捆倒在地。又在袖中摸出幾塊鋼鐵金銀大塊，把本智亂打，三個人無法施展。梵志見了，叫徒弟何不使法術，三個徒弟同口一詞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弟子們不拘甚利害能解，惟有這三宗沒法驅除，望師父解救解救。」梵志便怒道：「這三宗不能解脫，還出甚家！」隨口中唸唸有詞，自己頃刻變得赤面紅腮、圓眼耷耳，口裡噴出火燄，萬道毫光，那三個徒弟越發叫：「不濟，不濟。瓶索銅塊愈加緊了。」梵志道：「誰人緊你？你自己放鬆些才是。」當時急得三個人抓耳撓腮。

道人賽新園口中唸唸有詞，只見梵志那噴出來的火燄，漸漸消滅。三個徒弟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師父口裡沒有火燄，我們徒弟日子這回好過了。」膽裡生仍要賽新園道人作法，說：「把這四個野道，結果了罷。」道人道：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」巫師便也說道：「刀下且留人，想當日巨寇港，也只因我假設白鱧作憐，愚騙居人，惹動這道徒惡狠，雖然惡狠，他也是為居人縛縛驅邪。況我那時投誠降服，他就好意寬恕。今日徒弟膽裡生苦苦要結果他們報仇，也沒甚來由。古語說得好：『省一時，免百日。』」

『依我巫師，饒恕他過關去罷。我當日也有些法術弄他們，他們法術也不小，他今日弭耳攢蹄，只恐假詐。』賽新園便把繩瓶收了。只見本智三個人好好的站起，立在關前。梵志道：「徒弟何故不使手段？」本智答道：「這道人仗著他四個弟兄，勢力惡狠狠，這關無法打得過，好歹忍受他些兒，哄過關去，再作理會。」梵志道：「便是我心也如此。」巫師見賽新園收了法術，梵志師徒卻小心下志，上前躬身道：「列位若要金寶，我們設法不難，只怕哄你們不得。若要行囊，料值不多。若是要報仇，我們與列位無干。就是相逢列位，必然恭敬。」兩裡霧道：「你們時常遠慢我等，今日過關，敵我弟兄不過，說出好看話兒。依我膽裡生兄弟，定要結果你們，出他一腔仇恨。依我巫師，念你日前放他，他今日反來勸我們饒你。也罷，放便放你們過此關，只是莫冷淡我們弟兄。」梵志道：「我貧道既過貴關急切，與列位相逢甚少，冷淡時有。」兩裡霧道：「別方遠處，有相知相厚，作成親熱，莫要說破戒，便就不是冷淡。」梵志道：「領命，領命。」兩下講和。巫師依舊請了梵志師徒，到賽新園道人小廟，設備齋供。兩裡霧弟兄哪裡肯吃素齋，乃治辦葷食，要強梵志師徒們吃。梵志不肯，力辭道：「若是開了齋素，便難過貴關。」沙裡淘笑道：「只要有小弟，怕甚關難過屍人吃了齋供，梵志辭行。巫師遠送幾里，回到關下，眾兄弟便留住巫師。巫師忽然耳報說道：「關前有幾個販珍珠瑪瑙商客，要過關去。」巫師笑道：「你如何幾日不報事，哪裡去來？」耳報道：「只因梵志師徒在此，我邪不敢犯。」巫師道：「他們也非正。」耳報道：「雖然他們今受了些妖法，卻日後要遇正還真。」巫師聽了耳報之說，隨說與兩裡霧弟兄。眾人便知巫師有先知之術，因此留在賽新園廟住。

卻說國度中這起商販珍寶客人，各販貨物在身，要過靈通關。也聞得關前有截路剪徑強人。這離關三里，卻有一大戶人家，眾商計議先來投托，借勢過關。這大戶卻是鄭修的兄弟，名喚鄭齊，此人家累千金，田園頗富，俱是倚強凌弱，占奪起的。年近六旬，尚無子嗣。一日正坐在家，計算人頭上花利。家僮忽報，南路有幾個商客拜訪。鄭齊聽了，忙出戶相見，各敘賓主之禮。鄭齊開口問道：「列位到舍，有何見教？」眾客答道：「小子們販得些珍寶，要過此關，久聞關前有伙截路惡人，不敢輕過，願借勢力保護過關。謹備薄禮相酬。」鄭齊聽了笑道：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何勞厚禮！便是保護過關，有何難處！」眾客大喜。鄭齊隨備酒飯款留眾客，把行囊俱放在鄭齊家，少歇一日兩夜。哪知鄭齊未曾保護，先起奸貪，暗約歹人要劫商寶。這商客中卻有一人，平生吃素，好誦經文，早起望空禮拜。這善心感動天地，幽冥中卻有保護之人。卻是何人？乃是尊者師徒，正別了鄭修。鄭修臨別，卻也說道：「我有一弟，在靈通關住，平日心術不正，師父們若過關，可會則會，如不可會，便過關去罷，不要沾惹他更好。」此時尊者一面叫元通記了，一面行路，卻又見三五個趕路之人，便稍停緩步，或歇息林間，或棲遲道路。恰好離關前三五里遠，只見一個高房大屋人家，隱隱在林中現出。元通向尊者說道：「師父，高大房屋，想必是鄭老弟家。他叫我們不要會他。如今趁早過關去罷。」尊者聽了元通之說，抬頭觀看，果然高房大屋，在那深林密樹中隱隱現出。怎見？但見：

瓦獸雄飛，粉牆迭出，層樓巨閣連雲，峻宇高垣接漢。居非府第，總是村落沒遮欄；家有金錢，且做快心違制屋。

尊者看見大屋，向元通說道：「徒弟，依鄭老之言，可以不會。論普度之心，怎教放下？我且見那大屋之上，若似日前那還僕繼後的祥煙，卻又伏著闇昧妖邪的氣燄，我且與你到他家，探望一番亦可。」當時元通便隨著尊者，走到大屋門前，只聽得屋裡誦經聲出。尊者乃道：「善哉！人傳鄭惡，怎有善行？」正說間，內裡卻走出兩個客商來，見了尊者，便問：「長老尋誰？」尊者答道：「施主莫非地主？」商人道：「我等非言，乃是過客。長老要謁地主，少待家僕傳報，主人自是相見。」尊者依言，便坐在大門外首。果然，少頃家僕出來，尊者便煩他通報。那鄭齊心方在算計商客，又聽得遠來和尚，不知是化緣的，還是販賣的，便延捱不出。師徒聽這誦經聲止，乃有一人走出，也是個商客。他見了僧人，與他誦經吃齋情意搭合，便邀尊者到他客寓，備問師徒來歷。尊者一一答應，卻兩眼看那客人，面帶暗晦氣色，乃問道：「客官有甚心情？貧僧望色而見。」客人便把過關的情由說了一遍。尊者聽了，暗記在心，只候主人出會。少頃，鄭齊出屋。見尊者師徒莊嚴相貌，不同凡僧，乃延入正廳堂上，敘問來歷。尊者備細說了一番，卻說到鄭修身上，與那侵占他產的大戶，縱還家僕繼人後嗣的功果。鄭齊便笑道：「功果之說，似有似無。且問師父，比如一人饑餓，為因無粟；一人飽足，乃是多金。得金易粟，怎教人不攫金？攫金換飽，怎便就無功果？」尊者笑道：「人人依施主這說，白晝所以有傷害之事，罪惡無端，何言功果？」鄭齊問道：「功果可有報？罪惡可有應？」尊者不答，只合掌誦了一

聲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鄭齊不能解，兩眼卻看著元通笑道：「長老合掌怎說善哉？我卻莫解。」元通乃答道：「我師父已是明白說與施主了。」鄭齊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往常見僧道們說啞謎、糊塗話，令人猜解，愚昧的解不來。」便磕頭禮拜說：「長老師父度化他了，他哪裡知道都是他暗裡起發佈施的行頭。」只這一句，尊者就答應道：「施主，這講道理說糊塗，雖是闇昧，比那闇昧使心、用奸騙人的，大不相同。」鄭齊道：「闇昧使心，怎麼不同？」尊者道：「施主備細問小徒自知。」鄭齊乃問元通。元通答道：「使心闇昧在冥間，報應昭彰在世上。小僧有幾句三字語，施主須聽。」鄭齊道：「小師父，你說來我聽。」元通乃說道：「施主，小僧隨便說，你莫怪和尚家多口饒舌。」鄭齊道：「任小師父饒舌。」元通乃說道：

漫饒舌，三字勸，願仁人，端正念。富休奢，貴休僭，勢毋驕，貧毋怨。德莫忘，愛莫戀。創業勤，處家儉。禁邪私，謹災患。若瞞心，將人騙，財貨侵，田產占，起奸謀，暗裡算，天不高，舉頭見；神不欺，目如電。自禍淫，必惡套。怎如心，一慈善。子子孫，永無間，高門楣，增福算。

元通說罷，鄭齊忽然自忖道：「僧家說話，卻也明白。若果有善惡報應，何苦我闇昧存心！」乃口中說道：「師父講便講的有理，只是人面不同，有如其心。我以善待人，人卻不以好待我。俗語說得好：『虎無傷人意，人有傷虎心。』元通道：『畢竟人遭虎啖，哪曾有虎被人吞！』鄭齊笑道：『人多食虎。』元通道：『虎不能逃人機阱，終是獵家食。獵家多是遇著大蟲，卻也放它不過。』鄭齊道：『解脫何如？』元通道：『不如莫生機阱。』兩個辯難了半晌。鄭齊心地覺明，便道：「小子且留二位師父在舍；多住幾日，願聞教誨。」當下家僕擺出素齋，款待師徒，收拾靜室留住。

卻說鄭齊心裡要串同兩裡霧這一伙人，阻截商客，被元通一番三字勸語，開明瞭他心意，自想道：「我生平侵占人田產，謀騙人錢財，雖然積累富饒，叵奈尚無子嗣。」又想：「和尚在哥哥鄭修家，說那縱放家僕、不絕人後的子孫蕃衍，我今日卻又暗算商客，天理何在？」這心腸想便想的端正了，只是三心二意，善根還不堅固。一面且不行暗約串同之計，一面且徘徊睡臥之間。這夜就做了一夢，明明夢中見他亡過祖父，托夢叫道：「鄭齊，你惡滿災殃大至，何不勇往遵奉僧言，急早回心瑩白，廣修方便善事，不但免墮輪回，必且後接榮昌。」鄭齊聽得「後接榮昌」四字，便想起自家六旬尚無子嗣，一念動了善心，道：「謹領夢中之言。」早起安排飯食，請客商人屋內，寫了數字帖兒，付與商客道：「過關若遇強梁，此帖必能解救。」眾商接帖，吃了飯食，辭謝方行。只見那誦經商客忙忙入屋，到靜室中來謝尊者，說道：「夜於夢中見一僧人，持一卷經授我道：『勿問誦念之功，自有風波不擾，虎豹強梁不加害之報。』暗想得過此關，卻要借賴師父之力。」尊者與元通以好言回答，這眾客方才欣然而去。眾商客辭別時，鄭齊又叮嚀附耳幾句，明說「莫忘了簡帖中話。」商客謝了又謝。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